

徐一清 著

逝去的靈性

香港文學報社

90604023

江南大学图书馆



90604023

逝去的灵性

徐一清 著



I267/

6740

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

二〇〇〇年元月

逝去的灵性

- 著 者：徐一清
责任编辑：张诗剑
出 版：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
香港九龙土瓜湾下乡道 36 号二楼 B 座
电话：(00852)23305870 传真：23642320
照 排：泰州市智城电脑图文工作室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北路 230 号
电话/传真：(0523)6229786
印 刷：绍兴日报印刷厂
浙江省绍兴市胜利西路 535 号
电话/传真：(0575)5152553
开 本：大度 32 开(14cm×21cm)
印 张：9.5 印数 1—2500 册
初版日期：2000 年 1 月
国际书号：ISBN:962-962-043-X
定 价：港币 HK\$ 24 元 人民币 ¥18 元

目 录

麋 之 梦

鸟的忆念	(3)
平原鹰	(6)
麋梦	(9)
墨猴	(12)
翠鸟	(15)
黑豹的故事	(17)
九头鸟传说	(24)
猿声远去	(32)
风雨巫峡	(36)

巴人之歌	(40)
------------	------

根

那一声辽远的吆喝	(49)
----------------	------

六朝松	(52)
-----------	------

古山茶	(56)
-----------	------

夏夜说狐	(58)
------------	------

俞家花园	(61)
------------	------

焦桐	(66)
----------	------

梅兰芳的根	(69)
-------------	------

今天的婚俗	(73)
-------------	------

回家	(77)
----------	------

守岁	(80)
----------	------

野狐禅

白狐之歌	(85)
------------	------

子不语	(88)
-----------	------

颜渊之死	(91)
------------	------

魏晋的风流娘儿们	(94)
假龙吟	(99)
天外来客	(102)
驴子背和瘦的诗人	(107)
我看郑板桥	(110)
说蝇	(113)
说蜚	(115)

道

唐砚的天生丽质	(119)
桃花 桂花	(121)
酒量、武功和形而上	(124)
中国诗和中国酒	(129)
品和尝	(132)
文学和人生	(134)
街上流行《红太阳》	(136)
苍白的大红灯笼	(139)
金圣叹腰斩《水浒》	(141)

疑云重重又重重	(144)
---------------	-------

潮 生

大海襟前	(151)
江上行	(153)
一江春水向西流	(155)
春月	(158)
冬芽	(160)
走过废墟	(161)
今又除夕	(163)
假牙	(165)
断塔	(168)
古战场二题	(171)
星空	(173)
沧海遗珠	(175)
铜奔马	(177)

月 落

明月之升	(181)
------------	-------

月落红楼	(186)
月光如水	(190)
字面以内和以外	(196)
妙在那只灵燕	(198)
“玉人”解	(200)
放眼千里之迢遥	(202)
乾坤一陋轩	(204)
邓汉仪和他的《诗观》	(207)

缘

最后一个古人	(211)
亡书久似忆良朋	(214)
孤寂的灰鹤	(217)
顾曲庐主	(220)
仰望父爱	(223)
皱纸山水	(226)
古屋无人	(228)
凹地之旅	(230)

破桥的童话	(233)
芹塘的女儿	(236)
题画	(240)

虎 遁

题贾宝玉	(243)
林妹妹之不爱焦大	(247)
杨过	(250)
小昭	(255)

锦绣中华园三章	(258)
南京怀想	(261)
青岛红房子	(263)
剡溪行	(265)
罗隐秀才崖	(268)
虎遁	(271)
最早的捕鲸者	(277)
弥勒石佛	(282)

后记	(290)
----------	-------

麋之夢

以前天空中鸟儿是很多的，曾经装饰了我童年的梦，但都消失不见了。

——《鸟的忆念》

现在天空中没有一只鹰。

——《平原鹰》

展厅里只有它是站着的，依然头角峥嵘。

——《麋梦》

鸟的忆念

以前天空中鸟儿是很多的,曾经装饰了我童年的梦,但都消失不见了。有些鸟儿是些什么鸟儿,我至今还不知道,真教人忆念,并且不无怅惘之情啊。

我记得灰白色的“鱼哇子”。相信“哇”字是这么写,因为它是这么自叫的。我喜欢看它的飞行,翅膀在阳光下一亮一亮的,飞得很快,却很稳,总是保持一条直线。那伸在后面的长胫,好长时间我都当作尾巴。后来在稻河西边的野树林子里,找到“鱼哇子”的窝,这才发现秘密。每当夕阳西下,我放学了,它们也一只一只飞了回来。在空中略一停挫,便举起双翅,垂放下身后的“尾巴”——原来是一对又细又长的腿呀,轻轻落在树顶上,我看得入迷,每天都到暮霭四合才回家。

那时我正迷恋于《森林报》一类前苏联儿童读物,便无端以为它是“鸛”,它的飞行和降落,常把我的心带到书中的世界去,但它的学名是不是“鸛”呢?

我更记得一种没看见的小鸟的叫声。

那是夏秋之交的夜晚，大雨将临，天色昏黑得怕人，老屋子散发出浓重的潮湿气。这时，常有一阵或几阵啾啾的叫声，自东南而来，惊恐地打从屋面飞过，急急投向西北去。我靠紧了母亲，纳着鞋底的母亲，便捻亮煤油灯，望着窗外，惘然道：“东边落雨了，天落得沉下去了，鸟儿窠打湿了。”

这啾啾的叫声，总使我想到“九头虫儿”的传说，不敢看窗子。神秘的感觉，凄凉的气氛，长久笼罩着我幼小的心灵，今日起，仍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母亲告诉我，这是避雨的小鸟儿。是野鸭子吧，一段时间我这样想，在东城河、西城河和北河嘴外的港汊里，我都曾见一群一群的野鸭子，载沉载浮，飞起飞落，远远听来，那鸣声也是啾啾的。只它的形体应该更小，也不像野鸭子不怕水淹，于是我又以为是桃花鸕。

冬天的野鸭子(祖父称为“冰凫”)，春天的桃花鸕，是我幼时尝过的最美的野味。以前的熏烧摊上，到处有桃花鸕卖，春天特别多，大概桃花汛到，鸕就肥美了，故名。蓄着长须的祖父，每得画钱，必购一大捧回来下酒——用一张荷叶包托着，我也得分享，其味之香美，更胜冰凫。

祖父善花鸟，多画八哥和白头，也画别的我认识的鸟，却不画桃花鸕，他只用手指蘸酒，教过我“鸕”字的写法。这种长喙细脰的小鸟，据说产在东南乡的沙土地，城里没有。无论在现实中，还是从画幅上，我都没见过活生生的鸕，不知它长着怎样的毛羽，呈着怎样的姿态，只是我的直觉，那惊恐的啾啾啼鸣，更像是从它小小的躯体和细细的尖喙中发出的。幼时夏秋之夜像影子一样掠过我家屋顶的，就是一群跟着母鸕从

雨中逃出的小鸚吧？

是的，以前天空中鸟儿是很多的，这座古老的小城，曾经到处是河，到处是树，到处是鸟声鸟影。

在洧水桥的桥洞，我见到贴水穿飞的翠鸟，在打渔湾的苇滩，我见到联拳静立的白鹭。在南山寺古塔，我见到成千成百只噪晚的归鸦。在光孝寺高高的桧柏颠顶，我见到寻觅已久的鹰巢。鹰啊，鹰在苍穹盘旋，盘旋……

我是听到鹰之歌的召唤，离开家园，走向远方的。二十多年风雨过去，当我终又转了回来，这些鸟儿已从这个小城消失了。

我的可怜的母亲，慈爱的祖父，也已经先后去世。

现在小城扩大了许多倍，天空却变得狭小，我觉得生活中增添了许多，也失却了许多。

又当春归，犹不见燕归。我的“鸛”呀，避雨的小鸟呀，鸚和鳧呀，翠和鹰呀，白头呀，八哥呀，鸦鸣雀噪呀，都成为远逝的梦影。

平原鹰

现在天空中没有一只鹰。

我还记得它的影子，悬浮在一千公尺、两千公尺、三千公尺……高空的气流上，平平稳稳的，一动不动。

它就这样长时间俯视着人寰。

有时在极高的轮廓分明的云层下翱翔，也是缓缓悠悠的，充满信心，自由自在。

那是很小很黑的影子，是用狼毫描在素宣上轻轻的两笔。

如果不是孤独的一只，也是三至五只的小群。

小小的编队，不在一个平面飞行，而是你上我下，穿插交叉，整体随着天风漂流。

没有别的鸟能够到达它的高度。

正是从它或动或静的影子，我才初识蓝天的高远和我生活的平原的辽阔。

蓝天是旋转的，平原是旋转的，我的心也曾跟着旋转。

鹰的眼很厉害，在我看它在蓝天白云间游戏，它一定更清楚地看见了我。

我常常害怕自己的渺小。

但我一直在等待——

等待那从天而降的呼啸，那巨大的双翼的有力的倾斜，那突然的致命的一击；

我将紧张和快乐得发抖；

将屏住呼吸，极目追踪那铁的爪，迅捷的攫住猎物，掠地腾空而去；

那是一只穿越麦垄的野兔，一只正在田岸探头的土拨鼠，或就是散步在竹林外的那只鸡雏？

但我始终没有等到。

我至今犹觉遗憾。

据说鹰——平原上叫老鹰或癞鹰——死是壮烈的。

在遍洒凡鸟毛血的平芜，从来没有留下一具鹰的尸骸。

它也不死在云雾缭绕的桧柏颠顶的鹰巢。

老人说，鹰是死在罡风浩烈的青冥，在遥远的靠近太阳的地方。

鹰之将死，便唱起悲歌，于长空作大的急速盘旋。

那是它的深情眷顾的告别礼。

颤抖的长鸣，从云天直落下来，激动着每个观者和听者的心。

它愈转愈急，终如脱弦之箭，挣开地心牵引，没入苍穹。

它是在飞向太阳的途程中销熔成灰的。

有人说，它的身躯化为百丈游丝，还要回到地面来。

常见飘游在和暖的春阳中，那不知从何而至的一袅晴丝，
可是哪年哪月死去的鹰的精魂？

老人的传说已很古老，我的记忆也将古老。

现在平原寂寞，小城只有鸽群绕着楼群翻飞。

站在阳台上，看成群飞过的鸽的背，白的，蓝的，灰的，褐
的，皆历历如绘。

沿着鸽子的哨音，我找不到天空。

我仍在等待，阳光如雨，那遮天蔽日的光影，或有对对灿
烂的金黄长翅，在看不见中静静飞翔？